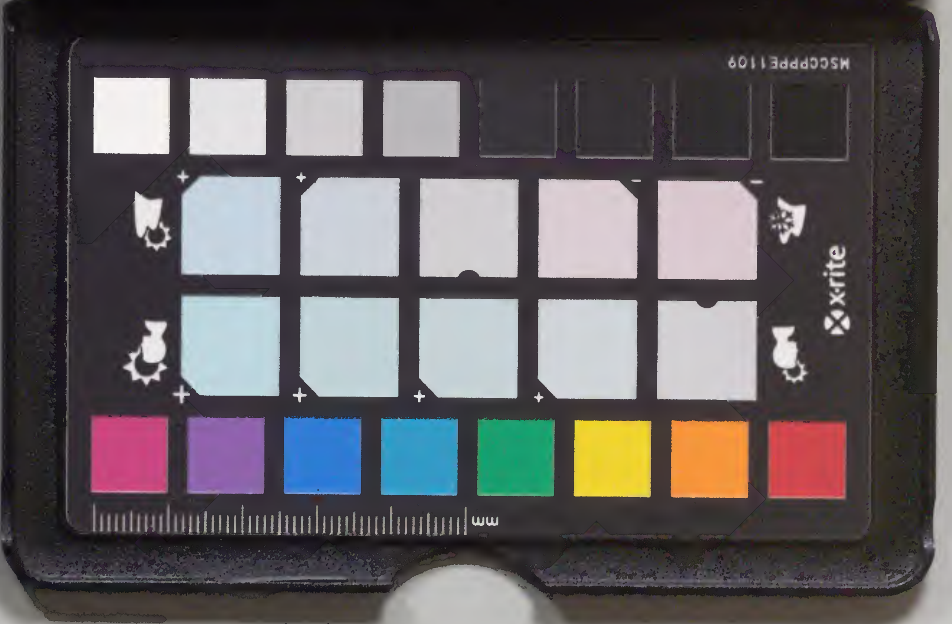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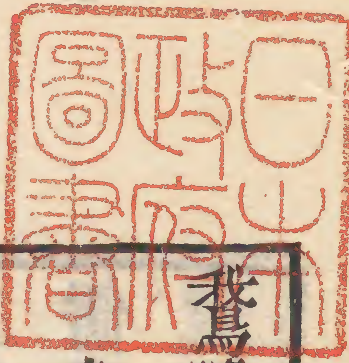
大學士文集

			二〇六四	和書門
一〇三	一〇九	九三	三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〇九	二〇六	二〇六	和
函	四	四	書
一四	一〇三	三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643
冊數	103 (3)
函號	205 163





鷲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三

記一

重修武州先聖殿記

淺草文庫

凡廟殿有創建者有重修者創建固難重修亦不易故雖有創建不重修則不能永久也恭惟我文宣王之道德垂宇宙且今古天下萬世無不依賴無不尊信是以中華歷代或創建殿宇或重修廟堂春秋釋奠無少間斷可謂永久也昔本朝之盛大學寮之恒式及諸國之祭儀皆倣唐禮闡揚文光中葉以

來皇綱解紐國多艱虞廟壘既墟去告朔之羊殆二百餘年逮東照大神君之治世我先考羅山子鷹侍讀之撰時有命將開學校有事未果寬永庚午之冬台德大君大猷大君賜武州江府郭外上野數百弓之地於先考故尾陽亞相源敬侯鼎建一堂安聖像及四配像納若干祭器手自書先聖殿三字以為扁額爾來釋菜繩繩人皆知有此禮漸向儒風日往月來歷三十年殿屋稍損柱根蠹朽檐牙漸壞周垣傾側亞相既捐館先考亦易簣僕雖無幹

蠱愁守覺舍僅存邊豆之事徒無堂構之力幸因元老執政之敷言以得達今大君之尊聽庚子禘月厚賜官金為重修之用使官匠長鈴木氏木原氏預其事自辛丑之春載事修葺殿屋改築牆壁或仍舊貫或加新材殊建兩廊於殿門左右移堂外西門以向南而自下谷市開新路攀坂道登石級入外門直透一場以到殿門形勢高聳景境絕勝嗚呼先考以勤仕之勞開創建之基僕承洪庇之恩成再舉之志不堪屏營之至仰望風化之興及夏之季畢芥片之

功欲行仲秋之祭然遭同胞之憂雖除國制之服猶
有敬畏之嫌既而逾年爰迎仲春率由舊例有所損
益薦蘋蘩之菜擬燕雀之賀唯愧膚淺之才不有下
變而足之能得荷厚重之賚聊似自隗而始者乎且
喜逢國家乂安之時猶知斯道不墜於地則尋泗
水之芳於今日坐紅紫之春移東魯之宅於此堂聽
絲竹之聲是所庶幾也於戲 文宣王後天地而生
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則其德之大
與天地相齊故無貴賤無古今無中華無異域無不

奉祀苟有明信假饒供薄奠 神其不享之哉寬文
二年歲次壬寅仲春中丁武州州學教授禮部法印
春齋林恕盥漱謹記

先聖殿奏樂記

竊聞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況於 太聖乎恭惟
吾 文宣王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同明不隔今古不
論華夷無不被其餘化無不仰其遺風故中華歷代
類官闕里之祭禮樂無不兼備焉 本朝之古學寮
州學之釋奠亦然想矢致祭拜 聖容則雖生于千

萬世之後猶如親炙於杏壇之下豈可斯須去禮樂哉僕先人羅山子繼絕興廢管聖殿於武城之東郭忍岡以來既踰三十年聊存籩豆之事未奏絃管之聲雖非微力之所及然待盛舉之時至也今茲春正月伶工正四位下行伯耆守狛朝臣近元應官事自洛來江府留滯之間偶逢仲春上丁攜高庸等子姪拜聖殿合奏箏笙笛箏春風之調自引黃鳥之好音解谷之律彷彿鳳凰之來鳴如聞魯宮之絲竹似遺緇帷之絃歌乃喜此殿禮樂始備不亦幸

乎就審僕去冬因五經講了之勤辱賜弘文院學士佳號以添家塾之顏色逾年未幾得秩盛筵而擬雅頌洋洋乎盈耳形容聖之德安以樂心感得世之治不亦悅乎且夫仲春丁日樂正入學者先王之禮也然則今日之一曲復周室之古而揚太平之聲享泗水之芳以弘禮樂之文者僕所庶幾也寬文四年甲辰二月上丁後學弘文院學士春齋林恕謹記

先聖殿舞樂記

夫教舞以存六代者蒼姬之禮也正樂以傳萬世者

素王之功也天子禮樂歷代之制可考見焉記曰樂行而可以觀德觀其舞知其德樂也舞也可以感天地可以達神明可以象文德可以表武功可以敘彝倫嗚呼盛哉然微仲尼則古樂何以傳哉故入學習舞習樂良有以也且夫頌官闕里之祭飄舞袖於廟庭延喜大學之寮協樂律於釋奠然則中華本朝所以尊崇吾夫子其揆一也武州忍岡先聖殿者先人羅山子所創而僕承襲之春秋祭祀既有軍矣去歲仲春伶官正四位下行伯耆守狛近元朝臣

有官事留江府之際率其子弟奏絲竹於殿內今茲孟夏近元畢日光祭會之事來府偶有官命召管庭舞樂入御覽既而誘導左右伶工三十餘輩列舞於階下奏曲於兩廊於是八音節而八風飄五雲起而上天響豈唯鼓吹兩部添蛙聲子曰之唱而已哉簫韶九成觀鳳鳥之來舞者乎方今闔國一統百廢俱舉如僕幸蒙泰平之餘化得聞治世之音不堪歡抃之至仰冀立於禮成於樂者權輿于此而學校之興亦可以待焉寬文五年仲夏二十五日

弘文院學士林恕謹記

國史館記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_レ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_レ之宋不足徵也_レ以夫子之大聖而文獻不足則其言_レ之如此子長紀夏殷之事比周秦則不詳者宜哉孟堅蔚宗詳記一代事陳壽以下歷史皆然有徵之者也本朝置國史始於履中天皇蓋夫上世之事備矣蘇氏之亂舊籍罹災故舍人皇子撰日本紀載四十一代事其際詳略相雜是亦猶有不足徵之乎其後繼

繩良房基經時平數公所紀所錄詳而盡矣乃其有徵之者乎寬平延喜以後國史寥寥無聞而才子亦與世相衰何以徵之矣恭惟先太君大猷公一統闔國致太平之暇命我先人羅山子修本朝編年錄自神武至宇多五十九代刪繁取要勒爲四十卷其中桓武末年大同弘仁天長四代正史闕如且寬平無紀太勞考索時遇國哀而閣筆歷歲先人亦逝矣其不成功者惜哉方今太君幕下治教濟美繼志述事之餘辱命微臣續前錄之迹錄昌泰延

喜以來之事嗚呼考事則無文獻之徵顧身則無良
 史之才何以傳家風堪重任哉苟勵精衛填海之志
 唯懼有蚍蜉撼樹之嘲既而國老既橋羽林源忠清
 忍拾遺阿部忠秋小田原拾遺越智正則和州太守
 源廣之承台命擇伊州太守大江尚庸奉行其事
 而以臣別墅忍岡崇先聖殿故相攸畫地向南並西
 新營長寮十五步以為編修場官吏松信重等監之
 使臣率一勇門人書生筆吏三十餘輩以總裁之各
 賜月俸日支且建藏書庫以聚舊記造庖廚以設飲

食重降官命改先人所錄之名併今所欲續修者
 賜本朝通鑑之號以臣拙才蒙此褒榮肯堂之業替
 古之力可謂幸之幸也可馬君實者希世之賢才而
 資治通鑑者百世之炯戒左氏以來無比肩者今臣
 所修同其名非無僭踰之慮然官事無監敎命
 惟重臣何不竭精力於此哉儻幸不死而終編則
 官家之餘光而先人之積慶乎古者諸侯各有國史
 況夫奉敎命而紀延喜以後七百年來之治亂興
 廢則號此長寮可謂國史館乎乃知官家文德之

流行如風行天上則羣國傳聞此盛舉而遺書殘篇
置郵來輸聊有徵之者而編修功成則館名亦不虛
也若夫積字成言累言成章積章累篇以成卷成帙
譬猶沙長爲巖一簣爲山乎然則今日之起筆者他
年竟宴之端乎預事羣輩勉旃易不云乎積小以高
大者此之謂也寬文四年甲辰十一月朔旦記

本朝通鑑條例

一自神武至宇多前錄既成今輯錄醍醐天皇以來
其書式可徵前錄然前錄有讓正史者醍醐以後

無正史則記事始末有可據者則可詳錄焉

一讓位即位立后立太子行幸遊獵祭祀軍旅恩賞

刑罰等國家之大事也可悉記焉其餘政務者其

巨細可有取舍

一禁中每歲之所行如恒式相定則取舍宜考若失

始行之者不可遺焉或變前式或事關於前後者

可記之

一后官宮女有爲內治之助者又有爲北晨之禍者

故宮闈之事見於經者載於史者古人著眼於此

今所収録豈不著意哉然其事之大小不可不擇焉

一攝政關白及大臣以下官至參議位至三品者任敘補除可必記之其餘官位可從時宜

一延喜以來至後冷泉帝則國政多是出自藤氏自後三條帝至近衛帝則多是太上皇之政也保元

以後政權移於武家此是國家之變操筆者不可不知焉

一執柄并諸廷臣行實據事直書則其跡之善惡自

見焉善以可勸惡以可懲者雖小官可記焉無可無不可者略之無妨至武將執權管領等士林亦可準之

一學校之興廢并儒家之博覽文藝詩才及達倭歌者可載之

一忠臣孝子貞女雖微賤不可漏焉
一雖無官無位及隱淪之徒其所行可見者不可遺焉

一瑞祥災變怪異前史記之今亦可然

一神社佛閣之經營及僧徒之事其大載之其小可略之

一將帥之勲功勇士之超羣及朝敵逆臣之始末可悉舉之然中葉以來兵革事繁如匹夫之健管級之得不可枚舉則擇其絕倫量其淺深可以取舍焉

一京師鎌倉者天下之都會士民之所宗也然至割據之時雖邊鄙偏隅之事可廣考之
一中華朝鮮及外國與我國交通者及遠遊投化者

亦不可略焉其事不傳我國而載異域書者採拾而可也

一延喜以後或有略記僅存或有日記演史稗說倭字稍遺或有口說流傳者其際真偽相雜操翰者豈其容易哉

右十六箇條聊記大槩其餘不遑細陳
寬文甲辰十月朔日

辛夷塢記

余庭前有辛夷樹往年偶閱王右丞集輞川境致有辛夷塢因以為扁額如古人下梅堂海棠集三槐堂

菊莊綠筠軒松塢樟隱等之例也去冬使朝鮮國筆
吏雪峰金義信書此三字以標示之此花之開在正
月二月之間故敘二十四信風者以爲立春一候之
花今春元日余試筆吟曰塢中有箇辛夷樹正月待
花思輞川有客問曰植物可愛者甚多庭前所有之
花木不少且辛夷之名雖載於神農之本草然不被
詠於三百篇故騷人墨客賞之者輞川之外寥寥乎
子獨愛之何哉曰豈唯輞川而已哉汝未知之乎楚
辭不云乎辛夷楣兮又不云乎辛夷車兮楊子雲甘

泉賦列新雉於林薄解者曰新雉辛夷也馮衍顯志
賦云構木蘭與新夷新夷亦辛夷也然則其被賞於
世者久矣其後題詠不少及李唐而裴迪與右丞同
賦之於輞川杜少陵有辛夷始華亦已落句且歸故
山而歎此花盡者錢起也植於平泉莊而憶念之者
李德裕也感春賦花先開者韓昌黎也問之於韓員
外者元微之也訪之於微之南宅者白香山也以此
擬筆對芭蕉賤者李義山也看之揚州以比嚙管麝
臍者皮日休也與詩人看之分題者吳融也何爲寥

寥乎若其不被詠於三百篇者誠爲遺恨猶屈原不
言梅杜老不吟海棠乎加旃余寓意於此者多端非
汝所知也日請問其故願詳言之日居吾語汝日此
花一名迎春甚稱余向陽之號又名房木又名木筆
假以爲文房之一友此其寓意之一也如牡丹芍藥
雖艷麗過其時則枝莖枯盡無痕可謂有文無質也
如檜杉栝栢者其枝葉雖不經四時凋然不著花則
可謂有質無文也如辛夷則其花似芙蓉而可愛之
其香類蘭花而可襲之其高數丈而爲楨爲車則其

材之堅緻者可用之可謂文質兼備也此其寓意之
二也 本朝之古文物之盛雖不乏其人播聲名於
中華無過晁卿與晁卿相交者李太白王右丞包佶
魏萬其尤也就中右丞送晁卿詩最爲絕唱則右丞
於晁卿其志豈互淺淺哉家君曾作晁卿傳有景慕
之心余與函三博考 本朝中華之書詳知晁卿始
末而歆美之有年矣去冬朝鮮聘使俞秋潭答余詩
曰芳名別繼晁卿後高價還增伯樂前余雖似得不
虞之譽然彼言暗合余所歆美不亦奇乎不亦悅乎

晁卿若有靈與右丞共降於此塢前歎晁卿右丞果不可見則見此花吟送晁卿詩而是可也此其寓意之三也曰富哉言乎堂顏固當鈞是花也花有榮辱此花之在茲者可謂榮也既而客欲辭去余扼袖而留之曰豈徒是而已哉有說於此試假辛夷二字之義以言之辛者勤勞也夷者平易也余苟受家風以學問爲己業而幸依庇蔭以出入公門則困於心衡於慮徵於色發於聲而無不勤勞唯庶幾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如此則今日之辛者爲他日之夷乎

歐陽公所謂勤勞而夷險一節可不思乎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此余之微意也今春餘寒殊甚然立春之後數日此花始著頃間稍開如筆狀則迎春木筆之名不敢乖違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須臾客去時維明曆丙申二月庚戌朔越壬子日春齋林子記於向陽軒下辛夷塢中

葵軒記

向陽林子以葵名軒既有年矣先是作賦以述之其後葵枯而扁額罹丁酉之災然葵軒之號猶未捨之

或問其故林子曰名軒取向陽之義何必嫌葵之有
無哉今春坂伯元寄葵數本植之於堂前孟夏生花
五月盛開於是名實復備矣頃日點檢藏書見張南
軒文集有葵軒之石作銘自戒焉此是戊戌之歲借
官本而所寫也前賦并序未言之當葵軒之再舉而
偶得此事者不亦善乎嗚呼竹牖向陽開非朱文公
之詩乎葵花本是向陽者也然則對此花於軒下景
慕晦菴南軒則蘇麟花木之句誠齋葵堂之詩非必
所取焉邇日偶得朝鮮李牧隱集於書賈繙見第一

卷則有權希顏葵軒記其意謂葵之爲草也向陽者
忠也衛足者智也以左傳之語溫公之詩證之牧隱
雖難與南軒併言之然彼亦其國之巨擘也今當葵
花之開於軒前始見此記不亦奇乎嗚呼世之相遠
數百歲地之相遠數千里而與余之軒同其名自非
其志暗合則豈可如此乎坐隅童子曰主人何無一
語乎應之曰南軒先生銘葵軒石無一言及葵花悉
是戒慎之詞也熟讀之則與朱文公敬齋箴相表裏
也學者豈不著意乎溫公詠葵花合臣子盡忠之意

敬也忠也經典之聖言先儒之格言非容易之談也
 然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南軒感蔡花向
 陽之誠以名其軒以敬銘其石誠敬本是不相離聖
 學之要無大於此盡已之謂忠所謂真實無妄即是
 誠也言忠則信亦在其中入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
 物故曰主忠信若夫無敬則忠信亦可無之以敬為
 聖學之始終者宜哉曾子之三省忠信為傳習之本
 余雖不肖也然聊有所傳習余雖微祿也愁出入
 管門則當有職分況夫朋友之交不可無敬忠乎然

則坐此軒而溫公之詩南軒之銘不可不思之左氏
 所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之衛足者亦是日用之際
 不可不察焉牧隱併忠與智言之亦是具一隻眼者
 也人者萬物之靈長也若無忠智則以人可不如葵
 乎遂作之記以戒慎焉
 庚子仲夏中旬

碩果林記

林子讀易至剝上九碩果不食三覆其言曰善哉碩
 果不食者斯道之所存乎然其危乎童子首席問曰
 何謂也林子曰剝者九月之卦五陰競進剝陽時也

幸有一陽之未盡猶萬木黃落毗剋殆極而唯一碩
 果不食也至十月純陰而陽氣萌於地中而踰月及
 冬至而一陽既復為萬物生生之端譬諸碩果含仁
 而又生枝葉結果實夫天地之際不可一日無陽故
 雖純陰之月然陽氣伏於地中故名十月曰陽月此
 之謂也由是觀之則雖小人道長姦邪勢盛然君子
 之道未消而正理猶存乃知天下不可一日無正道
 也是以桀紂之世有湯武呂政王莽之末有漢之高
 光隋煬之暴惡既極則晉陽生治世安民之主五季

之衰運有五星聚奎之象故先儒以為剝上九者撥
 亂反正之人當之皆是非碩果不食之謂乎童子莞
 爾曰一治一亂者古今之常也孟子既論之何必至
 此卦矣而知之哉未會所以其圭復之請詳語之林
 子曰居吾語汝三皇唐虞夏忽焉湯武革命應天及
 周轍東遷而諸侯暴恣倍臣強僭亂臣賊子接迹於
 當世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敘書傳禮正
 樂制十翼以贊易道作春秋以勸善懲惡永使千萬
 世知有斯道爾來楊墨塞路邪說暴行並作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所謂碩果不食者也然戰國紛爭異端
 充塞焚書於秦黃老於漢佛於六朝隋唐而我道殆
 廢如董仲舒王通韓愈則蓋其儒林之碩果乎幸有
 六經之道未墜於地猶碩果之含仁乎至濂洛關閩
 諸君子漸漸而興駸駸而進則孔孟之日杲杲於世
 可謂碩果之仁發育生枝葉結果實茂盛以成林者
 也至元明諸儒則其中羣果有似梅者有似杏者有
 似桃李者有似梨栗者有似甘蔗者有似橄欖者其
 味雖有異同均是生於儒林者也其所嗜者不可不

釋焉若夫不釋之則昆侖吞棗而恐其遇烏喙之毒
 也本朝者神國也神道者王道也王道者儒道也故
 自王仁以論語教授至繼體朝置五經博士以來歷
 代明經之輩不為不多然為浮屠被侵掠而不能知
 聖賢之道猶幸有釋奠之祭有講經之宴而如線之
 未絕如燈之未燼者亦是碩果不食之謂乎應仁以
 來朝廷式微儒禮悉廢文字之業僅入禪徒之手痛
 哉悲哉當此時則未絕者殆絕未燼者殆燼而我道
 極矣偶有藤欽夫先生之秀出而繼欲絕之線桃欽

燼之燈而道脉接續文學稍顯亦是儒林之碩果也
及得吾先君子講習之討論之而道德粲然文章煥
乎枯楊生稊藝園開花於是逐氣尋芳負笈載酒而
知有學業也及歛夫卽世而先君子爲天下儒林之
宗而爲 幕府侍讀東舟爲同根之幹敬吉秀而實
門葉蓊蓊鶯吟春樹蟲鳴秋叢英華繁榮無盛於我
林家闔國依其庇蔭立其下風鳴呼不淑梅實標落
棠棣枝折然根本堅固余與讀耕萌動於其下如蓓
蕾並蒂而水仙山礬逐次而欲香方今先君子應天

上玉樓之召讀耕入地下爲修文郎我獨愁遺纒如
碩果不食而飄於一林中縱雖不繫于苞桑幸不萎
蕭則可乎斯道之存亾不可量不亦危乎童子慰諭
之曰一林生一株而華萼相輝新綠騰茂則枝葉結
子瓜瓞綿綿者必矣况其令弟之玉嬰亦如竹根稚
子則可以期其渭子湘孫之多多也且又旁觀則如
葛藟之縈樛木如葛蘿之施松柏者其蔓衍可以待
焉然則今日之碩果其儒林之基乎時維十月純陰
既知陽根萌於地中則一雷之發動一陽之來復其

在近乎進以為臨亨以為泰而三陽交泰雷震百里則羣陰衰縮而花木向陽品物和育而三十六宮都是春可以祝焉請以碩果名君之林也歌曰碩果碩果勿落勿摧風雨不犯本根其培碩果碩果勿萎勿枯陰氣何剝陽德不孤碩果碩果勿失勿亾枝葉既茂儒林其昌寬文壬寅十月下旬向陽軒主人記於碩果林下

櫻峰記

櫻峰者何也忍岡別號也何春無櫻何處無櫻獨為

此岡之號者何也有所據所慕也所據所慕者何也頃間見得羅浮山有櫻桃峰此其所據也羅浮山者先考之舊稱而舉世知之然則此岡豈得謂不移羅浮乎此其所慕也滿岡之櫻者先考之所栽也然則擬彼山之一峰亦不為不當乎余幸受洪庇居此岡每春吟此花花逐年而繁吟亦逐年而累吟之不足想古人之吟想古不足想中華之吟而知兩朝吟花之多無如先考也遂輯管春之錄比及錄漸成知羅浮有櫻峰於是想像其境永慕其人嗚呼羅浮遠乎

哉豈其遠乎哉櫻峰在茲春風吹香返先考之魂於此峰乎煥乎花也有文章盛哉先考有遺烈苟居此峰者其有意於此則與花同榮而可無虛名之辱也
癸丑三月上旬櫻峰林叟記

勉亭記

聖人生而知之從容中道然允執其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苟日新者湯盤之銘也日昃不遑暇食者文王之勞也為善惟日不足者武王之誓也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者周公之思也韋編三絕鐵摘三折

漆書三滅者文宣王之讀也聖人猶如此況於常人哉一日萬幾者天子之務也朝聘會同者諸侯之職也在公子役者士大夫之奉也耕耘收藏者農夫之力也梓匠輪輿者考工之事也有無交易者商賈之利也中饋織縫者婦女之功也凡人各有其分而勤其業故良弓之子學為箕良冶之子學為裘者此之謂也太甲成王者天子之子而困知其務也夏桀商紂反是伯禽呂伋者諸侯之子而能勤其職也衛懿宋偃反是其餘士農工商之子善不善之分亦皆然

所謂考作室厥子不肯堂厥父蕃厥子弗肯播可不
思乎或克其家或不幹其壘者無他唯是勤與不勤
之異也日勤日務日勉其義一而其字皆從力則不
可不著眼故曰不敢不勉曰急先務曰精於勤者謂
能用其力也是以聖門高第有聞一以知十有聞一
以知二如冉求之藝其力不足則有今女畫之責如
曾子之魯至真積力久則有一以貫之告故曰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又曰我未見力不足
者若矢力不足者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嗚呼大學

之教自格致始不博學則何以格致哉博學以反約
者聖賢之學也博而不約則有訓詁記誦之僻約而
不博則有騖虛躡等之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大而盡精微者可謂博而約也博約豈其可坐而致
之哉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而後累年而其功
可以見焉若不勉旃則何以見其功哉古今之遠漢
倭之隔其世異而其域殊也未有不勉而成功者也
勉之時義大哉我男春信以勉名亭其名既嘉唯恐
不協其實其志既見猶恐其力不足咨汝信也四書

六經既通習則程朱道學之汲其勉哉史漢通鑑既
涉獵則敘事議論之體其勉哉李杜韓柳蘇黃集既
周覽則文路句法之妙其勉哉所謂急先務也家有
藏書數千萬卷則諸子百家稗官小說不可不該通
其勉哉且本朝國史實錄律令格式詩賦文章及
倭字演史家乘草子等亦不可不槩見其勉哉若有
餘力則楷真行草之書亦不可不運筆其勉哉所謂
精於勤也如此則博學之功其庶幾乎於是即事物
窮其理原始反終而求至約之要而有所疑惑則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而篤行之則聖賢之學聊有所
窺乎豈唯讀書而已哉余苟列具臣而食官祿汝亦
辱蒙餘澤則君恩不可不思焉其勉哉先考教汝
口授句讀先妣愛汝手自鞠育之則其鴻恩慈誨不
可永忘焉其勉哉有父有母有弟有妹則惟孝友于
之倫不可失焉其勉哉讀耕子視汝猶子則敬叔父
之禮不可怠焉其勉哉有朋友之切偲則交際之義
不可亂焉其勉哉如此則知行兼備名實相協而誠
意正心脩身之工夫有所期望乎其勉哉朱文公曰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想夫
勸學之格言無過於此而承其學者誰歟以勉名齋
之人也信乎信乎倣其例而名其亭則慕其人而可
也詩曰黽勉求之汝亦黽勉求之萬治庚子一陽來
復之月某日向陽林翁記

整字記

整者齊也先儒解敬字曰整齊敬者一心之主宰也
敬以直內則形於外者整齊也男勳以整名宇蓋景
慕朱文公之敬齋乎我欲爲之記未得其趣閣之者

久矣今冬本朝通鑑全部功成乃是官事之整也頃
間嘗南北之塾聚五班之徒聊擬州學以仰儒風乃
是家業之整也官事之整者悅之大也家業之整者
樂之大也此是大者既整則其餘細小之事豈可不
整哉嗚呼我老矣家業以附汝則官事又敦我則亦
以令汝代預焉然則整字之號豫期今日者乎學問
之道無他壹是以正心爲本欲正心可以敬爲主故
曰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敬者不可須臾離也每事
而敬則每事自整乎禮曰毋不敬慤其念茲莫負整

宇之號我為汝周諄汝其勿懈於是得作記之趣時
寬文庚戌季冬季八立春之日也

晉軒記

晉以名軒有所期也為誰期之期姪憲學問之進乃
取諸易所謂晉進也晉之為卦坤下離上明出地上
之象也日之昇也自地中而離海而到雲衢匪漸漸
而進乎試演之曰坤為腹離為目凡讀書之力無先
於目然其所知覺者皆藏于腹而積其智增其才而
後放其光於目所觸無不通焉所見無不識焉是進

學之效而明出地之謂也日之運行無一息之滯人
之學問亦可如此所謂自彊不息者天人同揆也嗚
呼憲乎以晉名軒則豈不著意哉今尚少也朝繙暮
繹萬卷滿腹則所謂下坤之晉也蘊于內達于外我
期汝之才之著見然則上離之晉也腹有智目有明
則晉之義近取諸身也不然則空負軒之名乎勉旃
日晉之功念茲在茲 庚戌陽月

我鳥峰先生文集卷第三終

我鳥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四

記二

長松寺記

武州高麗郡女影村老婆田原三枝山長松寺者土州太守三枝君所創建也安瑠璃光佛于堂中敬其德慧祀應神天皇于傍祠崇其靈威誰不尊信乎誰不恐懼乎此地人烟漸稀境致自靜田畝及時里民勤業密密嶺松偃蓋東南聞十里之風聲洋洋池水映帶前後浸下天之月影其餘景象不可勝數太守

姓源氏三枝諱守重世在甲州聲名藉甚其祖守國始賜三枝氏事在家譜太守之父守吉初事東照太神君有年矣太守自幼奉仕台德院殿大相國及今太君幕下常侍江城謹慎不懈遂蒙恩遇而賜采地安養院蓮性本貞禪尼者其萱堂也不幸下世哀慕不已及為追福相攸于采地中壬申之歲經始此寺扁三枝字為山號猶梁主所立謂之蕭寺眉山所築謂之蘇堤者乎而使武州龍穩寺前住洪洲鑒察和尚為此寺開山鼻祖寄老婆田原租稅若干

戶及林木為齋供置洞家僧徒數十口以董江湖太守之至孝可謂美矣太守領此地恩惠降民者日久然則此寺者他日之甘棠也且又醫王垂跡應神為鎮則太守之令名與此寺共永垂于無疆太守請余記其顛末峻拒不肯遂應其求焉 戊寅七月

勝名蒸神石祠記

相州管根山有曾我五郎時宗祠以其兄弟共報父讎故勇名顯著而傳于後世初時宗曾遊此山及其沒也人皆憐歎之為立小祠于此源幕府賴朝感其

志嘉其剛號曰勝名茲神凡有讎者無不景慕之顧其祠則年久既朽見者惜之方今濃州太守稻葉君正則蒙大君之鈞旨續椿府之芳躅而賜相州小田原城鎮管根山施政行令之暇矜此頽敗感彼孝勇欲使垂之不朽命工新削巨石而造此祔室不日而成可謂盛舉也有志者誰不感激哉古人有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使時宗得志筮仕則其爲忠臣者必矣忠孝一也可不思乎太守之意亦在此乎太守使余記其事不能峻拒遂書以應焉 丁亥九月

江州佐佐木社記

近江國蒲生郡佐佐木明神者延喜式神名帳所載沙沙貴神社是也傳稱此社祀少彥名命且奉崇仁德天皇今不得其緣起則未詳其所由來然少彥名命降自天以白藪皮爲舟鷓鴣羽爲衣隨潮到出雲國仁德御名奉號大鷓鴣天皇鷓鴣此云娑娑岐乃是与沙沙貴通用與佐佐木同訓也此一神一帝之垂跡於茲而并被崇信於世則所傳稱不爲無據也宇多天皇五代孫從五位下左近將監源成賴初任

近江國佐佐木莊嗜弓馬其孫源次大夫經方初爲此社神主其嫡男兵庫助季定爲武士續其家業次男行定爲神主掌社事一流相分其枝葉連蔓於本州而延及於他邦者不可勝計也蓋其皆可爲當社之氏子歟逮鎌倉右大將領闔國而佐佐木兄弟有武功其氏族世爲江州守護其後足利家之爲武將時佐佐木氏族又有舊勳連襲領江州故世世皆崇此社也永祿天正以來佐佐木氏不能居江州故此社茲廢矣方今社役者之言曰本社之外有若宮聖

宮凡神輿三座也昔聞其傍末祠有行事宮天王宮夷宮結宮白體宮天神太黑夫八幡宮馬場若宮小山權現日岡權現十禪師八王子山田權現賀茂宮八神宮船神等今唯存其三輿而已又曰社內藏沙羯羅龍王面二枚旱則雩之有效也然每出之必有死穢鄉民皆畏之稀見焉故深祕鎖之又曰貞和五年六月十九日位記曰勅今奉授正一位沙沙貴太神其位記今猶有之又曰昔有神領八百石蓋夫佐佐木氏之所寄附歟既而滅損及東照大神君之

治世偶會 御駕經此地望覽當社時暫憇於伊庭
旅館聞其所由而新賜封戶一百石 台德院殿
大猷院殿隨其舊式厚賜印章是以修理其破壞得
勤神事每歲四月上旬日及五月五日恒例祭禮今
猶不懈想夫少彥名命者我國草昧之初有經營之
力且定療病之方禁厭之法以利百姓則其功不少
矣仁德天皇者 本朝之英主也四海太平三韓來
款其政績昭昭於國史以其共有鷦鷯之稱并奉祀
於此者良有以也中葉以來宗源神風不行於世羣

國神社或爲釋氏被混或爲淫祠被掠而皆失其本
也其從役者盲聾無以知之豈不悲痛乎聞此社祕
殿有四厨子各安神像號四所明神傳稱其本地者
觀音藥師不動毘沙門也然則先是浮屠既有覬覦
之志然猶僅存其本緣者亦是神之幸也遂因其請
證其所語考其所傳以記之以寄之 辛卯孟冬

土佐國朝倉宮再興記

土佐國土佐郡朝倉鄉朝倉神社者見日本書紀載
於延喜神名帳則其鎮座之久昭昭焉然星霜推移

雲霞既古而世人未詳其爲何神故廟宇漸傾門牆
半朽方今前國主從四品拾遺兼土州太守藤原忠
義有繼絕興廢之志明曆三年丁酉孟春十六日聚
工匠督繩墨運斧斤以經始之及其年仲秋土木功
成巍然新煥儼焉信美可謂盛舉也乃考舊式以行
祭奠國中良賤悉皆拜趨於是神靈增威効驗彌顯
原夫當社者古老傳稱高賀茂大明神則味鋤高彥
根命之靈也此神者素盞烏尊之孫而大己貴命之
子也或上天或降地爲天稚彥全明友之義與下照

姬通兄妹之志其容色之美煥於丘谷之間忿怒之
勢落於窳屋之山事詳在神代記中嘗聞大和國高
鴨社者此神之垂跡也然則移祭彼於此乎鴨與賀
茂振古倭訓相通用則古老之所傳不可誣乎或云
下野國宇都宮社亦是崇祀味鋤高彥根神然則其
來格不可度思共是神明之舍所謂如水在地中誰
不畏敬乎誰不尊崇乎人主三十八代齊明女主
登極之日天智天皇爲皇太子攝政之時其六年新
羅國百濟國交惡新羅借大唐之兵以攻百濟擒其

王以送諸大唐百濟國相福信堅守不降先是百濟
王子豐璋質於本朝於是福信獻使來款請迎豐
璋復其國齊明天智許之既而皇駕出倭京行幸攝
州難波議軍事造戰艦聚兵器難波者今大坂也明
年正月御船發自難波海陸羣國兵馬競集其年五
月駐龍駕於土佐國朝倉山居榻廣庭宮此行也淨
見原皇子亦從焉乃是天武天皇也時斬朝倉山之
木假作皇居不遑斷刻之皆用圓黑木故號木丸殿
且新設關門於刈萱之地斥候警衛夙夜不懈焉從

軍百官過關參殿者各不唱其姓名則不能透焉天
智詠歌以述其事曰朝倉也木丸殿爾和我於禮波
名能利於志津津由久者誰我子曾倭歌家者流說云朝倉木丸殿
者在築紫然藤原兼良公以日本紀延喜式爲之證而在土佐國爲是謂正說也其年七月
齊明天皇有貴恙彌留太漸崩於朝倉行宮天智天
皇雖在宍盧以國家太事故不廢軍容冊命豐璋以
爲百濟國王賜兵器軍糧若干而遣大將阿曇比羅
夫河邊百枝率數萬人乘蒙衝百七十艘護送豐璋
復入其國而天皇歸倭京豐璋既到國福信等率國

人歡迎與日本援兵共破大唐新羅軍而豐璋入其國都大唐再舉攻百濟日本亦遣援兵我先鋒朴市田來津忽逢大敵奮發力戰殺傷甚多遂死之其勇名傳於本朝遠播於異邦其後勝敗互變然百濟一亡而幸再復者天智威風之餘朝倉神力之助也恭惟味鋌高彥根命者鴻蒸草昧之靈神天智天皇者本朝中興之英主也此宮之本緣談何容易哉然試論之則大已貴神之幸魂奇魂升託於雲州和州應神天皇之英靈光風肅然於宇佐石清水則

本朝諸神垂跡於諸州者皆是可一理也由是觀之則味鋌高彥根命雖登天上畱遺蹤於和州及當州天智天皇雖陟於江州滋賀葬於城州山科神遊自在之尊靈何忘木丸殿之行宮乎在此乎在彼乎不可測也不可祭焉今所營建之廟社北有山林南有田畝西有舊壘東有江池岑蔚幽邃之境想像神仙之所可栖也坤方有田號棒振田古來每年八月十八日此社恒例祭儀神人氏子之輩振棒隨從神輿以勤其役故以此田爲其給料故名焉其隣並有

稱七作倍處世傳古戰場也築七塚以葬死於軍中者今猶存焉雖未詳其爲何時蓋或百濟之役死事者亦在其中乎又社南少許西有山是刈萱舊蹤也中葉有鵜來巢彈正者國中之豪士也築壘於此因號鵜來巢山故唯有知今不知古者也此社本在彼山上未知何世移崇於此也每歲祭時神輿先遊彼山以準旅處然則朝倉刈萱同地傳名與舊記合者可以證之其餘社邊村里不可枚舉也往歲寬永年中前大君幕下恭降鈞命編輯士林諸家系譜

余亦預其事故得聞忠義之出自藤原秀鄉之苗裔須藤俊通稱山内氏保元平治之戰屬源義朝顯武名子孫聯綿以至忠義之先考一豐慶長庚子濃州關原之役以有軍功故賜土佐國忠義襲封賜松平氏奉仕幕府四葉孫子繁榮其齡漸高頃年致仕歸國讓事務於令嗣忠豐而老安退休之時再造此廟大耀神光則家門以長以久與靈驗同高而垂於無窮

戊戌五月

丹波一宮官幣記

代松平主殿頭忠房

丹波國天田郡一宮大明神者祭大己貴命之英靈
爲當國福地山城之鎮守也慶安二年癸丑二月余
厚蒙大君幕下之台命改參州刈屋賜福地山
城加增食祿同三月發江戸四月入城以就采地此
社當城巽而向艮而立矣每年九月九日者恒例之
祭奠有流鏑馬等之儀故預請京師吉田神職新調
金銀官幣一雙而以此日奉納於社內庶幾表靈德
之幽微而仰神風之肅格以永護城隍而境內豐饒
以久添家運而承傳無窮也 戊戌季秋

出雲國杵築大社再興記

出雲國杵築大社者大己貴神之所鎮坐也維昔神
平定我國成草創之功乃是先天八卦乾居南掌
事之鬚鬚乎及皇孫之降臨而遜讓以隱此幽宮後
天八卦乾退西北之同揆乎嗚呼神之功偉哉神之
德高哉所謂陰陽不測不可容易言之乎恭惟奉祀
神於此蓋其始於神代則延喜名帳所載三千七百
餘座之多可無久於此社乎崇之曰大社良有以也
然上古之制不可識爲社家者流曰齊明天皇始營

此社有正殿式歷朝因襲之且有假殿式其後王道式微國政出自武臣及後深草帝寶治二年之營造用假殿式爾來三百五十餘年至慶長年中之管作而正殿式久廢矣古來禁僧尼妄入社域然大永天文之際國守佐佐木尼子伊豫守源經久信兩部習合之說而建大日堂及三層塔於社域之內且造輪藏納一切經於是神風之肅肅不免混胡塵之漠漠然神自爲神涅而不緇彼何汚神哉嘗聞古者羣國各有國造掌其國祭事然世移時變國造皆絕唯此

州自天穗日命以來出雲氏世爲國造至今管大社諸務此亦神靈之餘光乎中葉國造分爲一流曰千家曰北島其館相對在社之東西而其支庶皆列社家共宗兩國造而恒例祭儀有由來也方今大君幕下治教休明百廢俱舉兩國造喜遇斯時就國主羽林源朝臣直政望請正殿造管國主素有敬神之志以聞幕下啓達惟謹其事遂行寬文二年五月五日乃命國主監造營之事附授官銀五十萬兩於是土木以聚斧斤以運搏風高架鯁木並構翬飛鳥

華巍狀煥乎闕宮有血實實枚枚悉仍正殿式竊聞
廟之高也廣也深也楹之立也倣陰陽老少之數乃
知古制之著意於易道豈其淺淺哉其餘管構皆復
古製基比及其半成國主不幸捐館可以惜焉令嗣
拾遺綱隆襲封幹其盡勵其力可謂勇爲也崇尚之
至不亦善乎太管全備經年落成且毀經久所造堂
塔輪藏移於域外而新建文庫一字以聚藏神書及
倭漢羣書由是彼胡塵漠漠者掃而無塵而唯一宗
源之道勃興懿哉盛哉寬文七年三月大盡之日整

遷宮之儀嗚呼神明赫赫昭鑑察爰感爰應爰格
爰饗光被四表鎮護國家增泰平之德至于無窮可
以祝焉國造使价出雲氏倫重出雲氏自清屢候江
府勞催成之事又服興造之勤而遂志畢事不亦幸
乎自清在府之間與余相識乃憑國主之書生佐慶
請爲之記國主亦云爾慶頓言而不措焉想夫神有
開國之功則生斯國者誰不戴其恩光哉天穗日命
者菅氏之出自也慕儒業者豈忽諸況夫神道儒道
不二而果一乎哉神道盛則儒風亦不衰矣是我所

庶幾也不知神其謂何神靈無私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同明是我所仰望也唯恨山重水復東西悠遠不能拜趨廟庭然神之德徹上下神之明不隔遐邇則雖微賤之言豈其舍諸是我所以不緘口也大哉至哉誰不願神風之餘化哉 戊申九月

土浦城下善應寺涌泉記

常陸國新治郡真鍋邑者屬土浦城寬文巳酉之夏今執政從四品但州太守土屋君數直新賜土浦城仲秋就封巡見屬邑畢事而歸江府一日語余曰真

鍋邑有寺曰善應寺有井井有涌泉流而不盡清而不濁雖旱不涸雖霖不增夏則冷而可以濯熱冬則暖而可以禦寒寺僧有言曰昔鹿島神靈寓於茲屢往遊高岡邑法雲禪寺及其歸而掘此井爾來一脉條達不絕至於今未知然否初號寺井中葉脫曰底以居其源故改稱曰井而後立石幹繞之以周垣蓋之以庇屋置桶於下流盈而湛湛焉行人旅客過而息汲飲之而慰渴或以湘茶滌煩或以煎藥療病加之餘流溉而施澤於溝洫養成租稅五六百碩寺者

密宗之餘派不詳其營建之始安觀音像傳稱圓珍所刻也像舊而損今般加脩飾寺在高處松茂成林聞昔號松尾寺有詠歌之傳今至此登覽則土浦城在咫尺左顧則海隅接陸征帆任風漁父垂釣活魚入網畎畝相連村閭索居可以回眸可以怡顏請作之記余雖欲辭之然以太守偶求故不能默止於是許曰井泉之來歷非吾所知置而不論想夫地中皆水也其清者水之性也其掘而通者人之力也涌而不盡者地之靈也謂之神助亦不誣乎水者天地之

太用也人非水則不能活田非水則不能生穀故曰潤萬物者無潤於水水之功大哉其涌於高處者山澤通氣之謂而游至而亨之象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也嗚呼飛泉之涌耿恭全守城之忠太守其可不思之哉況又臨軍止渴豈十倍孟德之梅而已哉至若其潤田便民產則耕耨之利旱魃之備何以加焉且聞其地之勝景之聚則誰不欲遊賞於其間哉

高野蓮華寺記

古云蓮華峰下得佳名嘗聞其言今見其事浴北高

野邑有寺曰蓮華加賀國老今枝近義仍舊貫所新
營也近義者重直孫直恒子也重直濃州產也初仕
織田信長公勵斬獲之勇於姊川長島從信雄於長
久手以顯戰功聲價藉甚其後陪博陸秀次敘從五
品秀次有事而後應招北行歷仕贈亞相菅君黃門
君揚名於加能越三州老而致仕改號宗二其嗣直
恒被黃門君擇而爲故羽林君之傅及其當國委任
政務不幸遭捐國之哀輔佐幼君辛勤不懈而終其
命近義繼其職任而輔翼之勞其效遂見焉幼君乃

是今羽林君也近義名遂勞成不忘父祖之事業求
地於此營寺於此立碑於此令其國儒生木氏貞幹
作其辭詳刻重直之功直恒之勞而垂於不朽可謂
追遠之孝志也既而依貞幹請余加一毫且寄其黃
圖展視之則叡嶽聳於其東而八瀨童子伐木於鄰
小原婦女擔薪於前向北則鞍馬峰高貴船祠深而
二瀨野中市原連接於賀茂山南指則王城隔一片
雲而萬戶炊烟簇簇焉東望則檜垣之森一乘之寺
曼殊之院城山之跡歷歷然其餘遠景不遑枚舉寺

前有長流之環有徑路之通背有崔嵬松茂而蒼髯
老花開而紅顏麗長谷爲咫尺花園在目下藤亞相
之幽退有仁公之顯達感慨係焉後顧則鎮守神垂
跡觀音巖堅坐寺之周垣栽脩竹占五君六逸之隱
庭砌見古梅移西湖南嶺之芳樹鐘以催聚徒之期
掘井以慰誦唄之渴堂之後寺之側有池透略約至
石磴而新碑立焉其境其景擇而盡矣所謂蓮花峰
下得佳名古今一揆乎嗚呼王畿者人所止也沉重
直嘗在浴下則縱然埋骨於北州其靈魄豈不遊於

此哉先儒謂我精神卽祖考精神重直之幽魂遊於
此則直恒之精爽亦可來從乎近義相依於此豈爲
無意乎余嘗識於故羽林君會面直恒而貞幹爲篠
驂之友故不能拒其請且夫余亦浴人而八瀨二瀨
者傳襲之采邑也對圖頻起望鄉之思故聊記其大
概副之以詩詩曰壯士功名身後畱孝孫新立一圓
丘北雲不隔浴城北風遠水長靈魄遊

播磨國明石菅神廟記

傳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蓋自非盛德君子則如之

何其可及也恭惟昌泰右大臣菅公出自微賤才德
兼備歷五代之朝膺三台之選貫百僚之首秉萬機
之政闔國無不尊親非生也榮乎及其左降官途失
聖飛梅悲風枯櫻傷春梁棟撓而儒門難支長星墜
而文光欲燿舉世如喪考妣非死也哀乎嗚呼非常
之人有非常之事惟公之生如申呂自嶽降故其薨
也精靈升爲天神以護皇基以保黎民是以西府安
樂之墓告贈相國之宜右近馬場之廟遣奉官幣之
使其餘某國某郡建祠祭奠永言無闕然則匪啻生

也榮而不亡而壽者其唯公乎神之德盛哉頃聞播
州明石城主朝散大夫日向權太守源朝臣信之寄
書曰管內有管神之祠仁和四年赴讚州之任路過
明石題驛樓壁曰離家四日自傷春梅柳何因觸處
新爲問去來行客報讚州刺史本詩人鄉談傳稱驛
長珍藏此詩且聞樓傍有石神踞之而後舟行延喜
元年正月謫太宰府復歷此地驛長奉迎嘆逢其不
祥悲哭垂淚神感其志賜詩曰驛長無驚時變改下
榮一落是春秋既而神之宰府驛長瞻望不已明年

三月驛長聞訃不堪哀慕以彼石爲神之遺愛擬召
伯其崇崇小祠而蘋蘩之薦如在之敬無懈爾來雲
霞古葛枯移干戈不戢驛郵荒廢石埋土中祠傾僅
存比歲邑民等抱懷古之志認其礎跡勵微力催再
造募求其用度於是無良無賤不擇輕重各應其分
括之聚之遂把茅葺祠鑿地得石安於祠邊構垣周
之乃是邑民蚍蜉之志欲仰靈神之德於千歲與驛
長之舉於今日也請記顛末爲之徵則足矣余得太
守書粗考其事驛樓詩載在文冊自註播州明石驛

則可以徵焉時變榮落兩句可在後集今不傳於世
則不得其徵然世繼翁語其事載其句藤式部彤管
詞中寓其意則是亦不爲無徵乎想夫以公之尊眷
眷於驛長如此以驛長之賤戀戀於公如此試譬諸
吾夫子見犧封人封人觀感夫子之深乎神之德含
弘光大以貴下賤豈其易言哉驛長之懷神德有始
克終彼亦非尋常之比乎邑民等修葺祠補遺蹤神
其可感於天驛長亦有靈可應於地嘗聞太公石存
渭頭畱侯石見於穀城則神亦盍降遊此遺愛石畔

乎神之遊不可度思得拜石斯可矣凡興廢繼絕者善政之端也今此舉也邑民創之而太守成之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者也敬神務民則可以得其祿可以得其名於戲哿矣乙卯之冬

見禰山廟記

詩曰閟宮有恤新廟奕奕者魯侯之所作也仄聞魯邦之爲形勢泰山巖巖衆民所詹龜蒙是繹羣峰連屬其地之勝可想像焉今覽東奧見禰山圖則磬梯高而接天赤堊吾妻斜對數山深樹蒼蔚於其間似

移徂來新甫之松柏於此魯邦豈遠乎哉山在會津封域之中故通議大夫虎賁中郎將兼行肥後權守源公久鎮會津曾登此山察爲靈區定壽藏之兆寬文十二年壬子十二月十八日公卽世於江府箕田第依其遺命棺槨之具倣用儒禮護送靈輓而到會津葬於見禰山深奧之處築墳立石標乃是公所豫定也公素敬神道潛心於其書究十部家者流之祕蘊良嗣拾遺兼筑前權守正經孝思之餘不堪哀慕而議諡號土津神管構新社於墳前二百三十步之

地以敬崇之而拜禮之座中外三門瑞籬回磴長廊
 華表皆備矣其社域北限上山澤斜至湯澤之東西
 界大澤南極見禰麓所謂有血奕奕者不在茲乎良
 嗣猶有慮於心達執政而命家臣促役夫八萬人北
 尋檜原河流循山穿巖西通數十里注磨上原新墾
 畝畝以為封戶也可謂至孝之志為後世思之深也
 非李惶白圭為利其國盡地力行水路之謂也六惟
 公者台德大相國側室之子而大猷贈大相國
 異母弟也幼而養於信州高遠城主保科正光家襲

其封邑三萬石 贈大相國以懿親之故恩眷深篤
 寬永十一年從 台駕入洛任拾遺十三年丙子之
 秋移封出羽國最上城領二十萬石二十年癸未之
 秋改賜奧州會津城復加三萬石公就封以來撫民
 而惠施令而敦講武繕兵器以備不虞正保二年乙
 酉四月 今大君幕下初冠公勤理髮事轉左近衛
 少將慶安四年四月 贈大相國不豫彌留大漸近
 召有願託之旨公銘心肝謹承之爾來當輔導之任
 平章國家大政重務位在諸執政上如漢東平故事

承應二年八月幕下任右大臣公奉。鈞命入洛。十月參朝啓事行禮且拜。太上法皇新上皇東福門院有恩賚有獻物畢事歸府轉左中將而後有可敘從三位之。詔然固辭乃罷。明曆元年乙未之冬朝鮮國信使來聘禮曹寄書公作回簡答之其聲名之高匪密顯於闔國聞達於殊域可以知焉平生奉上有誠敬抱忠義且其才之敏量之重德行亦備人望而畏之懷而服之世皆以爲併房杜謀斷兼郭李寬嚴也及四十歲而好讀儒書排異端之

說專信聖賢之道講習悅繹工夫丁寧守宋儒之正說有所發明葉象山陽明之論有所決斷嘗獻輔養編以彰翼成調護之志抄二程治政錄便於政要之助纂楊羅李傳心錄而記洛閩正派之所由演玉山講義而加附錄知朱學之精詳作會津風土記神社志不忽恩澤之所覃皆得備御覽暇日詠倭歌以遺志其餘履歷行實非藤竹之可輒盡焉計告所至無貴賤無遐邇爲國惜喪良弼爲道患缺真儒也公有六男八女其一男幸松二男將監天亾四男正純

早世第一女諱媛適米澤侍從綱勝第四女諱松適
加賀中將綱利第五女諱石適稻葉丹後權守義雅
與其姉妹皆掩粧二男正賴爲家督蒙蔭恩號長門
權守任侍從先逝今唯良嗣與其季弟存矣公罹憂
頻頻然哀而不傷悟死生有命不肯念官事所謂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乎助其哀者
皆曰天道無知使公喪子何至此哉良嗣察公之衷
曲且以孔懷情深故於封域之中疏寒川之水於院
內邑開竹林瀧原之新地以爲田以其所產充正賴

正純及親戚墓料也新廟既畢斧斤之功良嗣求記
其事於余懇請不措焉余亦以其晚年顧遇不淺故
不能固辭焉古人不云乎身既死神以靈由是推之
則公非尋常之人豈其不有靈哉況此山元是所素
望也精氣遊魂捨此何適其建社崇之固當嗚呼明
則爲人幽則爲神者理之常也如公則善養浩然之
氣其靈何可依形而立隨死而亾哉至大至剛塞乎
天地之間乎然則山嵐所觸松杉之鳴抑其神之肅
然而來格乎果是精爽之感動乎夫神者無方而陰

陽不測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何以知其所以來
格何以知其所以感動唯其孝子之祭也蘋蘩之薦
遵豆之設香煙升而鬱鬯灌禮節備而敬有餘則昭
明焄蒿悽愴神之著之謂而誠之不可揜也易曰鼓
之舞之以盡神其盛矣乎神能感之享之則保其子
孫黎民以介景福也 乙卯臘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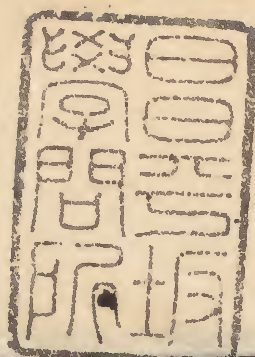
丹後國犬堂記

代永井信濃守

丹後國九世戶文珠堂近邊有寺曰海岸傳稱昔海
岸寺僧兼管文殊堂其僧畜養一犬愛之此犬每日

自海岸寺往來文殊堂累年犬死僧憐之建一宇弔
祭之號犬堂嗚呼犬猶慕其寺主之愛僧亦恩及狝
吠之物不亦奇乎爾來星霜既舊堂宇毀壞非無懷
古之感今興土木之事成斧斤之功乃記其趣以爲
後證 戊午孟秋

鶴川文集
卷之四



鶴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四

終

文政重印

